



◎ 家园安康，英雄请走好 (散文)

我的父亲乔学富，南下离休干部，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老共产党员，在2017年12月24日，与世长辞了。从此，又一名随第2野战军34师南下创建永康新政权的革命老革命走了。

父亲1931年生于山东沂源，1947年加入队伍，随2野34师于1949年5月解放永康。解放军当时留下第一批102名干部和战士建立新生的永康县人民政权，父亲就是这102人之一，他们基本来自山东沂蒙山，有个别来自其他省份。他们是永康新政权第一代真正的创建者。

从此，在随后70多年的工作生活里，永康成了我父亲真正的故乡。

父亲在新建政权里任职永康公安局侦察兵期间，剿灭永康土匪，枪林弹雨，身体遭受了重大创伤，先后开刀动过四次大手术，后因身体原因转入粮食系统。就这样，这些南下老革命在各行各业里建设永康，默默地献出了他们的一切。

他们质朴低调，虽然还是一口山东口音，甚至饮食上还保留着北方的一些习俗，比如至今仍喜欢馒头这些面食，但他们把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生命完全完全交给了永康。他们已是永康的儿子，更是永康的骄傲！

父亲这代人有一个共性，就是高风亮节，做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大多还是壮年时期，响应党的号召，让位给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毅然腾出位置退居二线，辅佐年轻人。父亲曾说：自己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时刻响应国家号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退居二线后，父亲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直到2017年12月24日离世，父亲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地奉献给了永康。这里也成了我父亲的第二故乡，而山东只能是遥望的远方了，尽管那里有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

翻开史料，泪眼朦胧。想起小时候回山东老家才知道，我奶奶的一只眼睛不好，是因为父亲南下作战，生死未卜，因担心思念，流泪哭瞎的。

是啊，这些沂蒙山的红嫂，用独轮车送吃的穿的到前线，送完丈夫，再送儿子上战场，解放全中国。

所以，山东老区有很多不见男人的寡妇村，因为他们的丈夫儿子都牺牲在了战场。

当年，为了解放全中国，这些老兵们南下，远离故土，解放永康，为了建设巩固新政权，他们仍然远离故土，为了新中国建设新永康，他们还是远离故土，他们把对家园故土的思念，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他们何尝不知远方的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榆树下，望眼欲穿地盼着儿子的归来？

恋丘坟而萦心，忧桑梓而零泪。可是儿子却只能在永康，遥拜泪别远方双亲离去。

他们远离故土，把一生都献给了永康，英雄应该被铭记！

空山静寂，岁月无风。这些老人陆续离世。从此，他们静静地躺在永康这片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土地上。

你们的功勋，我们从未忘却。和平年代，同样经受着考验，请英雄放心，我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和选择。因为我们深知，今天的国泰民安，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老革命已替我们负重前行了。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先驱！一个有情怀的家园不能忘却英雄！

父亲长眠在了这块自己洒满了热血的土地上，继续陪伴这里的父老乡亲，感受着后继者们把这片土地建成更加繁华富裕。

从此，山东已是遥望的远方。根已埋在这里，再怎么枝繁叶茂，终究只有一处根，行得再高走得再远，乡愁终究已根植于此，我们会经常来看你，陪你说说话，告诉你这片土地日趋繁盛的模样。

家园安康，英雄请走好！首批随2野34师南下解放永康的百多名老兵，愿你们的来世都能享这锦绣繁华！

插秧

田里的田野，草长莺飞，翠嫩的秧苗，在呱呱蛙声中拔节疯长，在阵阵春风中荡起层层绿浪。一丘丘水田，像一面面镜子，在明媚的阳光下泛起耀眼的光芒。男子汉一手扶犁耙，一手执牛鞭，吆喝着耕牛，在水田里来回耕耘，犁起浓黑的泥浪。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挑起一担担满满的秧苗，晃晃悠悠地行走在弯弯曲曲、溜溜滑滑的田埂上。

在老家农村，一般到了谷雨时节，乡亲们就开始下田播种，小满之后，秧苗长到四五寸高，就开始移栽到水田里去。

小时候，是姐姐教我插秧的。她说，插秧要懂点技巧。蹲在田里，左手拿秧，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秧苗的根部，轻轻一扯，秧苗就从泥巴里挣脱出来，露出白白嫩嫩的根须。一次只能扯住两三株秧苗，扯多了，嫩嫩的秧苗就会被扯断弄伤，还会带出一大把泥巴，在水里使劲洗都洗不掉。这种秧苗插在田里，东倒西歪，许多天都直不起腰，活不了。

秧苗扯好后，哗哗洗去泥巴，抽一根身后浸泡过的稻草，一个一个地轻轻捆綁起来，然后垒到畚箕里，挑到水田里去。

插秧更是一门技术活。姐姐说，要想把秧插得又好又快，左手拿的秧苗不要太多，五指刚好握得住，右手食指和拇指分秧才能快。插秧时，眼睛往前看，株与株之间的距离才能均匀，使得禾苗行与行之间不宽不密，有利于秧苗进行光合作用，增加通风空间，减少病虫害。同时，还要注意单株的大小。一般杂交稻，因为分蘖多，每畍禾苗只要插二三株即可。

最关键一点就是，秧苗插入泥巴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深，秧苗很多天不能返青，不利于分蘖，甚至还会死掉。太浅，秧苗站不稳，一刮风或田里放水就会倒掉，漂浮在水面，要去补垦，浪费很多时间。

那时我才十几岁，姐姐就带我去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劳动。大男子汉负责打谷捆草，妇女们和小孩负责插秧。来到犁耙平整过的田里，我和姐姐各插一行，时而她在前，时而我在后，姐弟俩争先恐后。有时，我被姐姐追得鸡飞狗跳，差点摔倒在田里。

刚开始，由于我没有掌握插秧的技术要领，我插的秧苗歪歪斜斜，行距、密度、深度不符合标准，被队长巡查时发现了，对我臭骂一顿，并凶狠地命令我全部返工。后来，姐姐手把手地教我，才慢慢掌握了插秧技术。为了激励我，姐姐与我展开了插秧比赛：一丘田划为两半，各插一边。谁插完谁先休工回家。我们沙沙地插起秧来，头也不抬，插了一行又一行，不停地往后退，一下子插好一大片。但不管我多快，还是追不上姐姐。姐姐插完她那一半后又来帮助我，然后一起洗手回家。

插秧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一种农活，不仅要经受日晒雨淋、蚂蝗叮咬，还要忍受腰酸背痛。此外，插秧季节性很强，秧苗长到一定高度，或达到30天左右的秧龄后，必须及时移栽到大田里，否则就会影响产量。

分田到户后，为提高生产效率，增产增收，农村一般采取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方式，完成各自的生产任务。

有一年5月下旬，正值农忙插秧季节，邻居阿叔请我和姐姐帮他家插秧。那天，天不作美，风雨交加，从早到晚，下个不停。大家披蓑戴笠，顶风冒雨，低头插秧，雨水打湿了衣裤，冻得双臂泛起鸡皮疙瘩，浑身打颤。怪不得有句谚语说：五月五冻死老黄牯。但为了赶时间，抢速度，大家都咬牙挺住，没有一个中途休工回家的。第二天，个个都感冒了。

姐姐手脚麻利，是村里呱呱叫的插秧能手，一天要插一亩田，速度比一些人要快一倍。并且，她插下的一行行秧苗是笔直的，十分漂亮，跟木匠师傅拉过墨线一样。有些人低头插一会儿，就说腰疼，要休息一下，而姐姐一插就是半天，不知疲倦。只听到插秧和退步的水声，沙沙沙沙、哗哗哗哗，一会儿就插好一大片。

这使我想起唐朝布袋和尚写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简直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插秧图。短短的几句诗里隐藏着插秧的技术要领。低头和弯腰是与田野进行亲密接触的首要条件。弯腰使得人呈现出一种躬耕于南阳的低微之态，低头是把视野变小，把世界观变成脚下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水，看见泥，看见水中有天，看见天上有云，看见水中有自己，也看见水中有蝌蚪、有蚂蝗、有泥鳅、有各种小虫子。退步，是为了防止秧苗踩歪踩倒，更是为了加快插秧的速度和前进的步伐。最后一句诗更是含蓄深刻，脍炙人口，充满哲理性，千百年来为大家所熟悉和喜爱。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片水稻田。我们在那里挥洒汗水与欢笑，播种希望和梦想，收获成功和幸福。我们的青春像水稻一样，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上蓬勃生长。

高中毕业那年，我写了一首小诗《插秧》，发表在一份地级刊物上：一丘田，一页珍贵的稿子/泥浆，是浓郁的墨汁/我用细嫩的秧苗/抒写着我心中那首/绿色的诗。

今年春节回家，有一次忽然聊起插秧的事。姐姐微笑着对我说，现在插秧都用直播的方式，直接把浸好的谷种均匀地撒播到田里，让其自然生长，告别了几千年低头弯腰的传统插秧模式。稻谷成熟了用收割机，几亩田的稻谷，一天就能收回来，不知比以前快了多少倍，村民种田越来越轻松了。

我和姐姐打趣说：再过几年退休后，我也回老家种田了。

塘里 (外一首)

冷盈袖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塘里。我记得这里该有水塘，荷花和绿色的圆形莲叶。只是如今它们又在哪里

我们坐在山顶的亭子里吃野草莓，亭子的好处在于想望向哪个方向，只需要转下身子。

春日清晨的阳光，让我想到崭新与永恒，我拣了几颗草莓归还给灌木丛里的虫。

它们在金红的果实上留下的印记，细小但足以让我看见。甚而，我盘算着要过它们一样的生活。

在塘里，只要愿意，任意一扇木门或者任意一丛灌木后，都可以是我们向往的人间炊烟。

我喜欢鸡血藤的花朵，形似悬铃垂挂廊间，有着中年的沉郁与悲凉，只是积攒了多年的绚烂如今已经归于平静。

也许最符合我们的，就是这里的安详与沉寂，许多的过去和旧事，想不起来就忘了也没什么好遗憾。

倒是暮春的林间石子路，我们可以从上面一直一直走下去，那些落下的树木斑驳的阴凉，干净又舒服。

诗巷

在诗巷，一天看一首诗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居住在旁边的屋子里。

走廊摆上几张桌椅，屋顶覆层茅草，这样的简朴是我所喜欢的。

对面墙上的爬山虎正在生长，也许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它们还会爬到黑瓦的屋顶上。

一首诗在暮色里看，在晨光下看，在雨天看，在雪中看，撑着伞看，在月光里看，想必会有所不同。

至于喝完茶后去看，和喝完酒后再看，自然也会有些许的差别。

我们不过想看我们愿意看到的，或者看的不过永远只是自己。

记得那晚半夜醒来，听到雨声，在院落边角的芭蕉上一声一声散落在地。

曾经的我爱淋雨，如今却只愿听雨，隔着简陋的木门，我希望可以被遗忘。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